

欧洲共产主义

资料选编 下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研组 编

D706/25
欧洲共产主义
资料选编

下 册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研组编

.10.1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下册）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

邢台地区印刷厂承印

850×1168 32开本 12印张 298千字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丛书编号：2—3 成本费：1.75元

印数1—2000

（党校系统内部发行）

西班牙共产党关于国内 路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论述

目 录

西班牙共产党关于国内 路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论述

卡里略在西班牙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 告(节录).....	(1)
圣地亚哥·卡里略:走向社会主义的西班牙道路.....	(9)
圣地亚哥·卡里略等:西班牙共产党的理论原则.....	(17)
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一九七八年四月).....	(28)
西班牙共产党章程(节录) (一九七八年西共九大通过).....	(77)
卡里略在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节录).....	(83)
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是我们这一代 人的理想.....	(99)
圣地亚哥·卡里略:在北京大学欢迎集会上阐述 西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摘要).....	(103)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政治决议(节录).....	(108)
西班牙共产党章程(节录)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西共十大通过).....	(151)
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在下一阶段 的政策.....	(162)

西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 (171)

卡里略谈波兰和欧洲共产主义等问题 (185)

**英国共产党关于国内的
路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论述**

英国共产党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191)

〔英〕约翰·高兰：变革社会的新战略 (258)

〔英〕乔治·马修斯：我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301)

英国共产党关于开展群众斗争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英共第三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 (315)

附录：

欧洲共产主义大事记 (333)

欧洲共产主义参考书目索引 (373)

卡里略在西班牙共产党 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节录）

党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在从狭小范围的斗争直到广泛激烈的战斗中，这两个伟大的战略目标鼓舞着党的行动。

从反对独裁政权，争取政治自由，争取反封建、反垄断的民主制的斗争，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我们来说，任何一个阶段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走向最终目的的一个阶梯。

不论一些行动是多么有限和暂时，共产党人在这些行动中总是牢记自己的根本目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以及希望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文化力量结成联盟并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应该时刻在政治和思想上作好准备，以便利用有利时机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从不掩盖这一点，也不把这一愿望神秘化。

相反，我们在每一有利时机都毫不含糊地表明其愿望。这样就不断地与那些把自己的目标只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党区别开来，即使有时暂时的与这些党建立了同盟。

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南，重申不经过一场深刻的政治社会

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也区别于那些自称社会主义但却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一种进化改良政策的党派。共产党不轻视改革，但不放弃一切能改善劳动者与文化人士的生活条件并能促进社会进步的改革斗争，不贬低争取改良斗争的重要意义，认为它可以促进革命力量的觉悟并把它们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更便于发动夺取政权斗争的阵地，但共产党宣布，如果仅仅是改良，就将永远不足以把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

革命工人运动的一切历史经验都证明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断言。

尽管暴力的程度和形式有所不同，但无疑革命是一个暴力行动。

其所以是一个暴力行动，是因为不经过强制和强迫，就不可能剥夺统治阶级的财产，实现基本生产资料与交换资料的公有制。任何阶级不经过反抗是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的。

共产党认为，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并没有因为现代历史的发展而过时。不过，由于生产力的广泛革命的发展，这个概念在下述意义上发生了变化，即这个专政已经不能单纯理解为用双手进行生产的工人的政权，而应当理解为在现代生产中起直接作用，同资本主义结构发生冲突的一切劳动者（包括文化界力量在内）的政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政权，按其内容来说，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权。

不过，在这里，“专政”这个概念不能同通常的“独裁”这个概念等同起来，理解为少数人实行极权统治，靠国家机器的力量把自己的胡作非为强加于大多数居民。

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只占少数，文化界力量大部分站在被推翻的阶级一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并

不是非照抄比较发达的国家模式不可。何况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已经是一支世界力量了（这要归功于俄国十月革命和其它革命）。在它丰富的经验中，有一些正面和反面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列宁曾英明地预见过，革命政权将会在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列宁曾直截了当地宣布，俄国的模式并不是普天之下都可运用的药方。他在俄国革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同改良主义者考茨基争论时，就曾设想过日后的革命中甚至可能对被推翻的阶级成员的形式上的民主权利给予尊重。

马克思主义有关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实行专政的概念，同最广泛的民主是辩证统一的。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只有单一的执政党，更不是意味着用官僚主义来加以歪曲。在某些时期，曾经使人觉得这个专政似乎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行使政权，独揽了一切权力。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最广泛的民主的形式下，事实上与法律上都存在着资本主义专政。因为国家的一切制度和法律都确认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私有制不可侵犯，并保护这种私有制。这就是现代最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所固有的资本主义专政内容。在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现代化的群众性宣传手段也成了资本主义专政的工具，因为这些手段有力地帮助防止大多数人提高觉悟，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限制了超越现制度的可能性。

同样，虽然本质上根本相反，但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专政，可以依靠旨在保护集体公有制，促进社会向着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形式发展的一些制度和法律，一方面专政，一方面又允许资产阶级反对派享有形式上的民主自由，一直到这个反对派变成了不合时宜的老古董，由于缺乏经济、社会与思想的基础而自行消亡。

与此同时，掌握政权的劳动者不需要把官方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将尊重信仰自由和文化艺术创作的自由；在同其它哲学思想自由开放的辩论中，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将争取到人们的心灵，并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唯有斗争、对比和不断丰富，才能保持科学社会主义不至于僵化。

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可以采取最切实的多样化的方式并辅之以其它一些在生产者中直接行使的民主手段（后者日益突出），这些手段将越来越不同于那种在对抗阶级之间和其利害冲突相联系的传统政治。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社会主义意味着由劳动者掌权，基本生产资料与交换资料公有化，没有剥削阶级，也没有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社会才能解放自己”。

但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它不得不利用并非它所固有的暴力工具与方法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暴力工具与方法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社会主义是在已被资本主义塑造成型的框框中出现的。它继承了一些既成事实以及一些并非由它本身所造成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前一个社会形态留给它的，要由它来克服。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从外部施加压力，可能对内部的矛盾和问题起不良的影响。

因此，如果以为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腹中一生下来就象书本上讲的那样纯洁，毫无毛病，毫无谬误，以为社会主义在出生时就已经绝对不会反映出它所来自的社会所特有的缺点，那是荒谬的。

当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还没有使得对人的统治被对物的管理所代替的时候，当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尚未现

固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不得不保持国家机器，以便抵御内部的反抗和外部的侵略。一个国家机器的存在，也就意味着要维持一批哪怕数量有限的官员；维持武装部队，维持强制手段。也就是说，要有一部分公民专以行使权威为业。他们手中掌握着实现这一权威的工具，³⁹尽管这是社会委托的。这在客观上就产生一个危险，这就是社会的这一部分人可能在这个或那个时候滥用他们手中的工具对其余部分的居民实行任意专断的摆布。

一个国家机器的存在，客观上包含着一个以行政强迫的方法代替政治思想斗争的方法，以官僚专政代替人民民主的危险。

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些危险，并坚决为克服这些危险而斗争。

但是，在认识这些危险的时候，不能反过来把它作为障碍或借口，而不去率领劳动者夺取政权，完成和解决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和问题。只有当人类走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才能为根本消除这些来自阶级社会的毛病与缺陷创造现实的条件。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需要拥有一种政治制度。这个制度能够对付那些为了自卫而不得不在过渡时期保持下来的形式所带来的危险。关键在于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在于生产者参加所有各级政府，在于广大群众对公共管理分担责任。

这就要求充分报导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这也就是说，了解情况不应是少数人的特权。

要使每个劳动者知道自己的企业在生产什么，实际产值多大，产品如何分配，其中多少用于增加社会投资总基金。他在多大程度上而且为什么要对集体的努力做出贡献，在多大程度上而且为什么要为对其它国家的国际主义支援做出贡献；也就是说，劳动者应该是生产与分配过程中的一个自觉分子。有关这个过程的措施，应该由他本人，在他的参与下作出，而不仅仅是由少数领导人做出。

批评不应是一种形式上的权利，而是一种已经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生根的实践。同时，对任何未尽职守的官员应有撤换的可能。

多元制，甚至一个反对派合法的存在，在很多场合下可能是有利于保持一种起振兴对比作用的积极因素。

中央机关同自治机关的合作，中央计划管理同各民族各地区的计划管理，以及各自治企业之间的和谐结合，应该使所有各级的力量和主动性能得到最有效的发挥，并使参加者最为广泛。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按劳分配”原则为基础。但是，提供的劳动方面的差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造成某些人的特权享受或收入的悬殊，从而导致这些人的特权地位。社会主义应该始终不渝地提高收益最少的人们的生活条件，从而走向越来越平等的状态，特别是通过社会福利与补助事业。

社会主义提高人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生活，不是靠助长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所固有的个人主义倾向，也不是靠资本主义那样人为地强制群众的去适应生产的特点，而是要照顾人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完美发展所实际存在的需要，照顾人作为团结一致的社会的一员，作为文明与进步的创造者，作为人类历史自觉负责的主人的身份的需要，照顾到发展和造就新型的人的需要。

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将是多种多样的

在目前，社会主义革命在西班牙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的任务还在于结束法西斯独裁并树立自由民主，那么为什么我们提出了前面所说的问題呢？

这是为了回答两种议论：

一种是社会右派与政治右派分子、死硬分子与中间分子的议论，他们企图中伤我们的民主立场，说什么我们共产党人身上被

上了羊皮。

另一个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和教条主义者的议论，他们不是把自己的全付精力用于反对独裁政权和寡头，而是用于搞对共产党的冷嘲热讽，诋毁它的政策和它的领导人，妄图削弱我们的力量和我们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当中的威望。

当我们共产党人保卫民主时，并不披上什么羊皮，也不乔装打扮。

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彻底扩大民主和人权，不是缩小更不是取消民主和人权。

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形式曾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同样的理由，甚至是更多的理由。

我们的敌人在大多数场合不敢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社会制度来反对。他们许多人甚至还进行伪装，不是披上一层皮，而是戴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假面具。他们敢于公开攻击的是社会主义开始建设时的形式，因为他们打算这样来推延社会主义的到来。

但恰恰形式是不会重复再现，也是不应重复再现的。

任何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即使他不是马列主义者，也知道这是一个起码的真理：一个社会形态的政治形式是不会自动重复出现的。任何使之重复再现的企图，都会使革命方案从历史现实的领域转移到空想的领域。

当我们共产党谈到西班牙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多党制、政治自由、创作自由、公开的意识形态交锋时，我们并不是为了蒙骗其它政党，蒙骗持有其它意识形态的人，给他们设下陷阱。

共产党这样做，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前途能摆在历史现实的领域，是为了使它脱离空想的领域。这样讲，与其说是讲给别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自己听的。共产党并不热衷于向别人提供保证；它首先热衷于使自己的党员对社会主义在我国和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实现时最可能采取的形式有一个现实的想法。

这并不是因为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对别人合适，它首先是对我们共产党人，也就是对最彻底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合适。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批评过革命者喜欢仿效以往的革命，列宁曾经强调每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式多样性。当攻打冬宫的枪声未止，十月革命的命令墨迹未干时，也就是说，当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形式以第一个范例出现时，列宁就劝告外高加索的同志（尽管他们的革命与十月革命有直接的联系）不要抄袭俄国布尔什维克人的策略。

我们的主张，其实质在于要使党作好准备，以便在可以预计的将来，按照在我国采取的社会主义形式，促进社会主义在西班牙的胜利。

我们党所作的不断更新的努力，在于使这种努力促进我党成为西班牙革命所需要的新型的党。

在攻击社会主义事业时，常常使用的一个论点就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是同它的国际主义内容完全相符的）。实际情况是：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唯有当它的利益同民族的利益一致的时候，当它的阶级政策同全民族的大多数感情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统治阶级。

（摘自《西班牙共产党第八次、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集》）

走向社会主义的西班牙道路^①

圣地亚哥·卡里略

（卡里略在分析了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之后说）这些变化怎样影响到了我国和资本主义的欧洲的阶级斗争领域呢？这些变化如何改变了早先提出的看法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运动应该如何吸取这些变化贯彻到自己的具体行动当中去呢？这就是我们讨论我们的纲领宣言和我们的实际政治斗争时所要谈到的问题，尽管是粗略地谈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提出的许多不同于我们过去提出的论点，是从这些问题引出来的。

我们说过，发生在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是这些变化中的主要因素。因此，不可否认，革命的暴力一直是这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婆；马克思、恩格斯和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把革命暴力看成为历史进步的动力而赋与重要地位，他们显然是说得对的。将来，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在这种或那种形势下，革命力量仍然可能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

但是，认为所有国家的革命进程都将是过去发生过的那些导致帝国主义制度衰落的革命进程的简单重复，那就错了。今天，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欧洲要取得社会变革，是有可能找到一条降低暴力的作用的道路的。这就是说，不发生工人的武装暴动，不

^① 本文系卡里略在1975年9月西班牙共产党第二届全国会议上讲话的节译，标题按原文译出。

出现内战，不进行“长征”，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并不因此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因为它需要深化和扩展阶级斗争，结合采取合法的与不受法律限制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和非议会的斗争形式。

这种可能性不就是肯定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吗？

不，不是的，因为没有俄国革命，没有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没有中国、越南、古巴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也就是说，没有社会民主改良主义总是否定的革命暴力，出现这种可能性就会是难以想象的了。

欧洲其所以可能实现不采用那么激烈的手段的社会变革，是因为由于有了已经发生的革命，社会主义在我们大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已经成为大致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因素。这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功劳，而主要是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功劳。

归根到底，发生了危机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而恰恰是老社会民主改良主义，也就是各大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这些党尽管在工人中有基础，但忠实地照管资本主义的利益。

今天，历史需要用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堆积如山的各种矛盾的结构改革——不是改善这个社会，而是要改造它——，同老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社会民主党过去支持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后来又支持新殖民主义；它只同意对资本家所拒绝经营的亏本的服务事业或工业实行国有化。它的改革不影响经济结构，而只影响群众生活水平的某些方面，归根到底这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今天，改良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由于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改良主义越来越显得过时了。

因为发生危机的是帝国主义制度的基本结构。尽管这些结构

不能突然一下子予以改造，尽管这种改造会是一个过程——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但这种改造所遵循的方向终归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国际今天分成左右两派并不是偶然的。两派的分界线大致可以划在资本主义的南欧各国和北欧各国之间，但是，甚至北欧各国的社会党里也逐渐出现了两派。

我们不能把这种分化归因于某个领导人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社会党内可能有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没有这种危险的，这种人往往是口头上谴责机会主义最起劲的人。

尽管如此，由于欧洲工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殖民地已经消失，而原料生产国又决心不让自己受人掠夺，典型的工人贵族存在的客观基础难道不是在逐步消失吗？

在这方面，研究象英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工人贵族的国家所出现的现象是很有趣的，近几年来在英国可以看到工党运动明显地在向左转。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生产中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同传统的中间阶层有所区别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广大群众，在社会地位上接近于无产阶级了。这部分人意识到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出现了我们称之为劳动力量与文化力量联盟的联盟的条件，其他的人则经常把这称为“历史性集团”。

专业技术人员的无产阶级化，并不增强社会民主党传统政策的基础；相反，它增强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

由此可见，不仅共产党可能日益强大，而且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甚至具有群众基础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运动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派别，也可能日益强大。

我们党的政策能够促进或者阻挠这个进程的发展。

如果我们充分理解这种新现象，把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新派别